

第十卷(2009)第一册

哲學門

总第十九辑 Vol. 10 No.1, 2009

Beida Journal of Philosophy

CSSCI 来源期刊 (集刊类)

论坛 西方哲学的近代探询

- 李 猛
笛卡儿论永恒真理的创造
- 吴树博
斯宾诺莎与方法的重构
- 吴增定
道德的宗教化与宗教的道德化
- 尹景旺
休谟与自然法传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哲學門

第十卷(2009)第一册

总第十九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门(总第十九辑)/赵敦华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301-15515-8

I. 哲… II. 赵…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1175号

书 名: 哲学门(总第十九辑)

著作责任者: 赵敦华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515-8/B·08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16开本 24印张 372千字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哲 學 門

第十卷(2009)第一册

目 录

论 坛:西方哲学的近代探询

- 笛卡儿论永恒真理的创造 李 猛(1)
- 斯宾诺莎与方法的重构 吴树博(41)
- 道德的宗教化与宗教的道德化
——从“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看卢梭道德哲学的意图
..... 吴增定(67)
- 休谟与自然法传统 尹景旺(99)

论 文

- “天籁”与“真君” 陈清春(133)
- 《公孙龙子·指物论》绎旨 郑 开(143)
- 郭象哲学的内在逻辑困境 强 昱(163)
- 亚里士多德论存在本身的结构原则
——对《范畴篇》第1—4章的一个研究 聂敏里(183)
- 马基雅维里的帝国方略与基督教批判 王玉峰(201)
- 集体同一性问题:建立机制的我们
与被机制化的我们 文森特·德贡布(215)
- 西方哲学“看”的传统和世界图像时代的形成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出路的探索 朱清华(233)
- 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现代形式
——论公民宗教、政治神学与公共神学的差异 谢志斌(255)
-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 先 刚(271)

评 论

- 关于《庄子》的对话 章启群 韩林合(285)
- 语词和概念
- 评关于“本性”与“本质”的汉译争论 王 路(301)

书 评

- 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 鲁鹏一(312)
- 西方古典学研究的认知史意义 叶 隽(318)
- 韩潮:《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 毛 竹(325)
- [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 荣 鑫(331)
- 邹崇理:《范畴类型逻辑》 张闵敏(337)
- [美]罗伯特·皮平:《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
- 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 雷思温(342)
- 丘为君:《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
- 在近代中国的诞生》 谷继明(353)
-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
- 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 张 梧(357)
- 邦索德-万桑、丝丹雷:《化学史》 陈天嘉(365)

书 讯

- 先刚:《永恒与时间》 (66)
- 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 (66)
- 沃格林:《城邦的世界》 (142)
- 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142)
- 夏凡:《乌托邦困境中的希望:布洛赫早中期哲学的文本学解读》 (162)
- 欧阳康、张明仓:《在观念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
- 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阐释》 (162)
-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 (200)
- 王守仁著,施邦曜辑评:《阳明先生集要》 (200)
- 张载:《张载集》 (232)

<i>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i>	(254)
“海外中国哲学”丛书	
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	(284)
〔美〕狄百瑞:《儒家的困境》	(284)
余莲:《势:中国人的效力观》	(284)
〔美〕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	(299)
鲁惟一:《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	(300)
〔美〕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300)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	(300)
《哲学门》稿约	(375)

Contents

Forum: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 Descartes on the Creation of Eternal Truths Li Meng(1)
- Spinoza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Wu Shubo(41)
- The Religionization of Morality and Moralization of Religion:
- Rousseau's Intention in His Moral Philosophy Wu Zengding(67)
- Hume and the Tradition of Natural Law Yin Jingwang(99)

Articles

- "*Tian Lai*" and "*Zhen Jun*" Chen Qingchun(133)
- An Explanation of *Zhi Wu Lun* Zheng Kai(143)
- The Inner Logical Dilemma in Guo Xiang's Philosophy Jiang Yu(163)
- Aristotle on the Principles of the Structure of Being
- per se*— A Study of Categories 1-4 Nie Minli(183)
- Machiavelli's Imperial Tactics and His
- Critique of Christianity Wang Yufeng(201)
-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Identity Vincent Descombes(215)
- The Tradition of *See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 the Age of World Picture: Heidegger's Exploration Concerning
-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Its Way Out Zhu Qinghua(233)
- The Modern Religion-Society Relationship:
- The Differences among Civil Religio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 Public Theology Xie Zhibin(255)
- Schelling on 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 Xian Gang(271)

Review Articles

- A Discussion Concerning *Zhuangzi* Hân Linhe and Zhang Qiqun(285)
- The Word and the Conception; An Critique of the Disputation Concern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Zi Ran” and “Ben Zhi”
..... Wang Lu(301)

Book Reviews

- Yang Lihua: “*Qi Ben*” and “*Shen Hua*”: *Commentaries*
on *Zhang Zai’s Philosophy* Lu Pengyi(312)
- The Value of Western Classics in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 Ye Jun(318)
- Han Chao: *Heidegger and the Problem of Ethics* Mao Zhu(325)
- Sean Sayers, *Marxism and Human Nature* Rong Xin(331)
- Zou Chongli: *Categorical Type Logic from*
Language to Logic Zhang Minmin(337)
- Robert B. Pippin: *Idealism as Modernism; Hegelian Variations*
..... Lei Siwen(342)
- Qiu Weijun: *The Formation of the Learning of Dai Zhen:*
The Birth of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Gu Jiming(353)
- Yang Haifeng: *The Metaphysical Critique; The Theoretical Precondi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ffect on Marx’s Philosophy Zhang Wu(357)
- 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and Isabelle Stengers;
A History of Chemistry Chen Tianjia(365)

New Books

- Xian Gang: *The Eternity and the Time* (66)
- Gilson: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66)
- Voegelin: *The World of the Polis* (142)
- Burckhardt: *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142)
- Ou Yangkang and Zhang Mingcang: *Between the Idealistic*
Upheaval and Realistic Reformation; the Contemporary

<i>Explan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ractice</i>	(162)
<i>Xia Fan: The Hope in Utopian Dilemma: The Textuary Explanation of Bloch's Philosophy of His Early and Middle Period</i>	(162)
<i>Ma Chengyuan eds,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State Period in the Collection of Shanghai Museum (VII)</i>	(200)
<i>Wang Shouren: The Essential Collection of Wang Yangming</i>	(200)
<i>Zhang Zai: The Collection of Zhang Zai</i>	(232)

哲学门(总第十九辑)

第十卷第一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

笛卡儿论永恒真理的创造

李 猛

提 要: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创造的学说是理解笛卡儿“形而上学”的重要线索。这一学说暴露了现代哲学理解自然秩序的内在困难,其根源是现代哲学赖以建立的理性原则与其背后的神学前提之间的根本冲突。

关键词:笛卡儿 永恒真理 创造 形而上学 权力

一 笛卡儿的怪论

1630年4月15日,笛卡儿在给他的好友莫赛纳神父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自己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物理学的论著。在这本物理学的论著中,他计划讨论一些形而上学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下述这个问题:“你称为永恒的数学真理是由上帝所奠立的,它们和上帝的任何其他造物一样完全取决于上帝。称这些真理独立于上帝,实际上就是把上帝说成了朱庇特或是个农神,让他听命于冥河或命运……是上帝在自然中奠立了这些法则,就像国王

李猛,1971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在他的王国里莫立法律一样。”(A Mersenne, 4/15/1630, AT I. 145)^①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莫赛纳的兴趣。在接下去的两封信中,笛卡儿进一步向莫赛纳解释了他的观点:所谓永恒真理并非独立于上帝,而是上帝所创造的(5/6/1630, AT I. 148-50; 5/27/1630, AT I. 151-3)。

笛卡儿请求莫赛纳神父帮助他试探人们对这个观点的反应(AT I. 146)。大概是因为莫赛纳提醒笛卡儿,他的观点与正统的看法相去甚远,笛卡儿对是否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开始有些犹豫(AT. I. 150)。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最终并未出现在笛卡儿当时撰写的物理学著述中。事实上,笛卡儿在17世纪30年代发表的任何著述中,都未曾涉及这个他“尤其”感兴趣的问题。即使在1640年完成的《第一哲学沉思》似乎也没有直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只是在答复伽森狄撰写的第五组反驳时,笛卡儿才有机会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在辩论有关“物质性的东西”的本质时,伽森狄提出:“除了至高无上的上帝以外,似乎很难再设立什么‘不变的、永恒的本性’”(AT VII. 319, 中文第322页)。笛卡儿在答复时,断然否认自己认为事物的本质,以及我们所认识的有关它们的数学真理,是独立于上帝的。他紧接着指出,“不过,我认为,它们是不变和永恒的,因为上帝想要它们这样,安排它们是这样”(AT VII. 380, 中文第379页)。虽然笛卡儿的讨论相当简短,甚至可以说极不充分,它仍然立即引起了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关注。他们质疑,几何真理或是形而上学真理,如果是不变和永恒的,如何可能不独立于上帝呢(AT VII. 417, 中文第403页)?在答复中,笛卡儿再次明确指出,永恒真理“只取决于上帝;上帝作为至尊的立法者,从永恒中制定了这些真理”(AT VII. 437, 中文第421页)。

永恒真理的创造这一形而上学问题在笛卡儿身后成为17世纪哲学家

① 本文所引用的笛卡儿的著述均根据 Adam-Tannery 的《笛卡儿全集》翻译(引文均注明在该版中的卷数和页码)。翻译时参考了 John Cottingham, Robert Stoothoff, Dugald Murdoch and Anthony Kenny ed. tr.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 Cambridge, 1984-1991。《第一哲学沉思集》(及反驳和答辩)参考了庞景仁先生的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但庞先生的译本主要依据 AT. IX 的法文译文译出,而本文的讨论主要依据 AT. VII 的拉丁原文,但仍注出中译本页码,便于参考。

关注的焦点。^① 马勒布朗士指出,这一学说“颠覆了一切。科学、道德以及宗教中那些无可置疑的证明都将不复存在”^②。首先,这一学说威胁了科学的基础:“如果永恒法则和真理取决于上帝,如果它们是由造物主的自由意志所奠立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所凭靠的理性并非必然和独立的,在我看来,就不再有真正的科学,我们也没有理由说中国人的算术或几何像我们一样。”^③ 显然,在马勒布朗士看来,如果永恒真理不是“必然和独立的”,就无法确保它们的普遍性,从而无法确保真正科学的普遍理性基础。但是,马勒布朗士也承认,笛卡儿的学说并不排斥这种普遍性:上帝可以凭借其意志奠立在所有地方、所有时间都有效的永恒真理和法则;或者说,上帝可以凭借其自由的指令(*décret*)来使这些真理和法则“不变”。永恒真理仍然是普遍的,甚至是不变的。但永恒真理在这个世界的普遍性并不能延伸到其自身的根基或者源泉。我们不能凭借这些永恒真理来理解永恒真理的根源——作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的上帝。理性的普遍性只限于我们所在的世界,而并不能用来言说这个世界的根基——上帝。

但将永恒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奠基于上帝的指令,却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如果永恒真理的根基是上帝的自由指令,而上帝的这一指令本身却不能借助永恒真理的普遍理性来理解,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理解甚至保证永恒真理的基础呢?因此,马勒布朗士断定,面对永恒真理的创造,哲学家必将无话可说。^④ 在根本上,探究永恒真理的根基面临一种危险的恶性循环。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道德和宗教问题。如果没有必然不变的秩序作为奖善惩恶的基础,道德必将陷入全面的混乱(“我们怎么还能批评异教徒所做的那些臭名昭著、极为丑恶的行为呢?上帝毕竟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法律”)。诉诸自然法,也无法解决问题。因为永恒真理的创造同样危及了自然法学说的基础:如果所谓必然不变的秩序并非出自事物的本性,而是上帝的好恶,

① Émile Bréhier, “The Creation of the Eternal Truths in Descartes's System”, in Willis Doney ed. *Descarte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Anchor Books, 1967, pp. 204-208; J.-L. Marion, *On the Ego and on God*,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 7, 9.

② Malebranche, *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VIII Éclaircissement, Œuvres, Gallimard, 1979, Vol. I, p. 859.

③ Ibid, X Éclaircissement, p. 905. cf. p. 907.

④ Ibid, p. 905.

对自然法的知识就丧失了自然的基础,人们无法确定何种道德要求属于自然法,自然法的义务就更无从谈起。^① 在马勒布朗士看来,所谓上帝的自由指令不过是人心的虚构,其真正根源是人的想象力或是激情,归根结底,是大多数人不能分明地知道作为永恒真理基础的理念罢了。^②

莱布尼茨对笛卡儿的批评更激烈、持久和深入。莱布尼茨将永恒真理的创造这一学说视为现代哲学弱点最突出和集中的表现。在莱布尼茨第一次尝试系统阐述自己哲学的“形而上学论”(1686)中,上帝观念是他批判和改造现代哲学的起点。现代哲学家认为善的规则并不来自事物的本性或者上帝的理念,而仅仅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在这些现代哲学的创新者阐述的上帝观念中,上帝的智慧和正义完全没有位置,他们只关心上帝无与伦比的权力。这种将上帝视为“僭主”^③的观念在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学说中达到了顶峰。莱布尼茨认为,这种“非常奇怪”的学说实际上将所有“善、正义和完满的规则都看做是上帝意志的效果”^④。这样的做法混淆了形而上学必然性和道德必然性,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⑤ 必然真理或者说永恒真理,作为本质或可能性,并不取决于上帝的指令,而只有事实真理或者说存在才取决于上帝意志的决断。^⑥ 而且,即使上帝对于偶然真理——本质秩序之外的存在秩序——的决断,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是仍然受到善的原则的引导。^⑦ 莱布尼茨的这一批评揭示了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学说对理性原则造成的巨大冲击。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本质秩序一直是世界可理解性的关键。而根据莱布尼茨的诊断,笛卡儿的学说实质上将作为本质秩序核心的永恒真理看做是上帝意志决断的结果,从而将形而上学降格为道德神学或

① Malebranche, *De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 VIII Éclaircissement, (Œuvres, Gallimard, 1979, Vol. I, pp. 907-909.

② Ibid, pp. 907, 908, 860.

③ 莱布尼茨是在经典的意义上使用“僭主”(tyrannos)这个词:“僭主”拥有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柏拉图,《高尔吉亚篇》466d, 468e);进行不负责任的统治,罔顾被统治者的利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5a19-23)。

④ 《形而上学论》第2节。除另外注明,莱布尼茨的著述均引自 *Die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vo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Hrg. von C. I. Gerhardt (Olms, 1960-1961)。《形而上学论》:G. IV;《单子论》:G. VI;《自然与恩典的原理》:G. VI;《神义论》:G. VI。

⑤ 《单子论》第46节,《神义论》第180节。

⑥ 致 Arnauld 的信, 7/14/1686, G. II. 48-49.

⑦ 《单子论》第46节。

者政治神学;而且,更进一步,甚至这种道德神学和政治神学也在根本上不能成立,因为任何神学——有关神的言说——都是通过人可以把握的理性原则来实现的,而“永恒真理的创造”在原则上剥夺了任何正面言说神(*via positiva*)的有效性。因此,笛卡儿的这一学说在根本上冲击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神学基础。这种“僭主”式的上帝观念与莱布尼茨系统阐述的充足理性原则针锋相对。^① 在莱布尼茨看来,这种“前所未闻的怪论”^②将导致最严重的怀疑论,甚至无神论思想。^③ 霍布斯、斯宾诺莎或普芬多夫有关哲学、宗教和政治的危险学说,实质上都是这种权力中心的上帝观念的变体。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集大成者。^④

二 笛卡儿说了些什么?

无论我们接受莱布尼茨的诊断,断定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学说体现了现代哲学的根本弱点,还是像吉尔松等人一样,在这一学说中找到笛卡儿哲学中最具原创性的论题^⑤,我们都会发现,笛卡儿有关这一学说的讨论极为有限^⑥。而马勒布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在考察笛卡儿的这一学说时,则又几乎集中在笛卡儿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答辩(第五组和第六组)中的两段讨论。而这两段讨论,尽管最受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充分展现笛卡儿讨论永恒真理问题的复杂性。全面考察笛卡儿对永恒真理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澄清有关的误解,并揭示其在现代形而上学历史中的枢纽地位。

1. 从物理学到形而上学:自然秩序的基础

笛卡儿对永恒真理的讨论给学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这一学说与笛

① 《自然与恩典的原理》第8节:“事物最终的充足理性被称为上帝”;《单子论》第38—39节。

② “The Principles of Pufendorf”, in P. Riley ed. *Leibniz: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1988, p. 71.

③ 《神义论》第180—185节,

④ 致Philipp的信,1680, G. IV. 283-284.

⑤ E. Gilson, *La Liberté chez Descartes et la théologie*, Paris, 1913, p. 157; Marion, *On the Ego and on God*, p. 138, cf. p. 129; Marion, *Sur la théologie blanche de Descartes*, PUF, 1981, passim.

⑥ J.-L. Marion, *Sur la théologie blanche de Descartes*, pp. 270-271, 胪列了所有直接的文本证据,参见 pp. 264-312 的讨论。

笛卡儿哲学的理性主义形象颇为抵触,而且因为它将理性原则的核心置于上帝创造的支配下,对任何试图通过理性来理解这一学说的尝试构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大部分学者努力缩小这一学说与笛卡儿体系整体形象之间的距离。有些学者认定这一学说不过是笛卡儿某个阶段的想法,最终他放弃了这一想法,而回归托马斯的传统立场。^①但文本证据显然并不支持这一“发展论”的解决办法。另一个做法是限制笛卡儿这一学说冲击的范围:笛卡儿从未真正否定矛盾律这样真正的逻辑原则,他否定的只是相对我们而言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作为这一秩序核心的数学真理。换句话说,这种“最低限度的、甚至是最保守的解释”将笛卡儿学说的冲击限制在所谓“自然秩序”上,而将这一秩序的逻辑基础,或者更确切说,形而上学基础,豁免在外。^②无论这一解释最终是否成立,它确实触及了笛卡儿最初提出这一学说的重要动机。

在1630年4月15日的信中,笛卡儿是在回应莫赛纳神父有关神学问题的讨论时提及永恒真理的创造这个话题的:“你有关神学的问题超出了我的思想能力,但它似乎并未超出我的行当,因为它并不涉及任何有赖于启示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神学),而更多是应由人类理性考察的形而上学问题。”笛卡儿强调,他所开展的研究正是要解决这一任务,否则他就不能发现“物理学的根基”(les fondemens de la physique. AT I. 143-144)。

即使在和莫赛纳的私人通信中,笛卡儿也会尽量避免讨论“严格意义上的神学”问题,例如恩典或永罚(例如 AT I. 153;5/1637, AT I. 366)^③。但笛卡儿并不排斥将启示神学(*theologia supernaturalis*)之外的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问题,作为形而上学问题,纳入哲学家的“行当”。事实上,这种

① Alexander Koyré, *Essai sur l'idée de Dieu et les preuves de son existence chez Descartes*, Paris, 1922, pp. 19-22, and *Descartes und die Scholastik*, Bonn, 1923, pp. 21-26.

② Amos Funkenstein, *Theology and Scientific Imagination*, Princeton, 1986, pp. 179-192.

③ “我想要尽可能避免神学争论,而停留在自然哲学的界限内。”(A Mesland, 5/2/1644, AT IV. 117, cf. AT IV. 119)

形而上学问题构成了笛卡儿哲学的重要出发点。^① 在与伯尔曼的谈话中,笛卡儿进一步澄清了神学与哲学的关系:神学真理仰赖启示,而不受制于我们用于数学或其他真理的人类理性,因为我们不能把握它(*capere non possumus*);直接将哲学主张用于神学会带来许多麻烦;但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证明神学真理与哲学真理没有抵触。事实上,笛卡儿坚信这正是他的哲学优于以往的经院哲学的地方,他的哲学既不至与神学龃龉,也不会因为混同哲学与神学而败坏后者,从而带来无尽的争执(AT V. 176; cf. A Dinet? 1640? ATV. 544; A Mersenne, 1/28/1641, AT III. 295-6)。

神学与形而上学的这一关联算不上什么新奇的做法。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讨论就被编入其所谓《形而上学》(A 卷)中。而“神学”(对最高的在的研究)和“在之为在”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双重规定(*Metaph.* 1026a18-31)。不过,虽然托马斯意识到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双重规定^②,但他仍倾向于把“普遍意义上的在”或者“在之为在”(ens qua ens 或 ens inquantum ens)看做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对象,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在”,是以分析的方式(*via resolutionis*)从不那么普遍的东西上升到更普遍的东西(*sicut magis communia post minus communia*)从而超越自然秩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是“形而上”的(*transphysica*)。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as transphysica*)与“圣科学”或神学(*scientia divina sive theologia*)以及探讨第一因的“第一哲学”都不同(*In Metaph.* prol.)。后来苏亚雷斯在枚举各种有关形而上学的“对象”的意见时,也提到大阿尔伯特和阿维罗伊都倾向于把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最高对象(*Disp. Metaph.* I. i. 8, cf. I. i. 11-13, I. ii. 7),不过苏亚雷斯本人,遵循托马斯和

① “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更多借助哲学而非神学来加以论证的主要问题”(AT VII. 1; 中文第1页; 法文译本此处将 *les raisons* 同时用于哲学和神学,显然是不准确的: AT IX. 1. Michelle Beyssade 晚近的译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过,笛卡儿最后选择“第一哲学”作为他的哲学沉思的题目,因为这本书不仅讨论了上帝和灵魂问题,还涉及“所有可以通过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第一批东西”(A Mersenne, 11/11/1640, AT III. 239)。但笛卡儿在日常通信中,经常称这本书为“我有关形而上学的沉思”(甚至就在这封给莫赛纳的信中, AT III. 238), cf. J-L. Marion, *On Descartes' Metaphysical Prism*, Chicago, 1999, pp. 31-35.

② “哲学家在《形而上学》中同时规定了‘普遍意义上的在’(ens commune)和‘原初意义上的在’(ente primo),后者即与质料相分离的在”(In Gener. prol.)。

司各特的做法,坚持将“在之为在”作为形而上学严格意义上的对象(I.i.26)。

把笛卡儿有关永恒真理的讨论置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中,我们注意到,虽然笛卡儿探讨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的背景同样是为自然秩序奠基的根本要求,但笛卡儿却并未采取亚里士多德—托马斯所谓的“分析路线”,即通过从物理—数学真理中抽取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在”,逐渐使“在”摆脱质料的束缚,从而上升到与质料可分离的“在”,即神。这一形而上学的根本差别,至少有个直接的原因,即笛卡儿哲学的自然观念已经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图景大相径庭。^① 笛卡儿在1630年最初打算讨论永恒真理问题的物理学著作很可能就是他后来放弃发表的《世界》(*Le Monde*)一书。在这本书中,笛卡儿明确指出,他所谓“自然”即“质料本身”(AT XI.36-37)。而“质料”概念经过进一步抽象,成为数学化的“广延”。在这一机械论的自然图景中,“自然”最终抽象为所谓“广延的东西”(*res extensa*)^②。在笛卡儿看来,机械论世界图景的最终基础就是数学理性的前提,永恒真理。正是通过永恒真理,上帝才将一切安排成可以以数学方式理解的秩序(*Dieu...disposé toutes choses en nombre, en pois, et en mesure. AT XI.47*)。但问题在于,对自然物体的数学抽象,即不断“剥离”其各种感官属性,尽管可以实现一个更纯粹的,也就是更不受感官知觉乃至想象力束缚,从而更理智的自然概念,但这一自然概念本身的确定性却不能因此得到保证。数学真理并不能为自然研究提供基础。数学科学处理的“最单纯而又最一般的东西”(*simpliciffimis et maxime generalibus rebus*)所具有的确定性,仍然无法回应形而上学怀疑的挑战(AT VII.20-2,中文第17—19页)。

笛卡儿为自然研究(“物理学”)寻找根基所面临的困难突出体现在他的所谓“单纯自然”的学说上。在《引导天赋的规则》一书中,笛卡儿指出,他的方法的主要奥秘就是区分混杂的东西和单纯的东西,然后关注最单纯

① 笛卡儿在给莫赛纳的一封信中坦承:“这六篇沉思包括了我的物理学的全部根基。但请不要告诉大家,因为这会让亚里士多德的支持者们更难赞同它们。我希望,读者会在注意到我的原则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的原则之前,就逐渐习惯,认识到它们是真理”(1/28/1641, AT III.298)。

② 对比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29a11-21:实体(*ousia*)首要的意涵是“形式”(*eidos*),没有任何“形式”的质料(经院哲学所谓原初质料, *materia prima*),根本算不上一个东西,也缺乏可以称其为“在”的任何规定。